

第一个印象

林里等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第 一 个 印 象

林 里 等 著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

第 一 个 印 象

林 里 著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★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西長街劉國祥書

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★

字數：31千

開本317×437 1/50 印張 $1\frac{75}{25}$ 插頁1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1—1000

定價(8)0.15元

內 容 說 明

我國已有幾十年使用汽車的歷史，但始終沒有自己的汽車製造工業；第一汽車製造廠的修建，是我國汽車製造工業的先聲。本集所收的五篇通訊，都是關於該廠修建工程的報導。從這些通訊中，可以看到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宏大規模和美麗圖景；可以看到參加建設工作的人們的忘我勞動和對國家財產的熱烈愛護；也可以看到蘇聯專家對該廠建廠工作的真誠無私的幫助。本集中有些作品曾經過作者自己的修改增刪和我們在整理時的修訂。

目 次

第一个印象	林 里(1)
第一汽車製造廠巡禮	舒学恩(15)
雨天的工地	艾明之(31)
裝料台前	林 里(45)
辛印海到了鍋爐房	愛 芝(58)

第一個印象

——在汽車廠工地

林 里

不論甚麼時候，也不論到達甚麼地方，第一個印象總是那麼長久不忘。

當我提筆來寫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建設工程的時候，我首先想起了到汽車廠去的路上。

那是一個太陽剛剛昇起來的早晨，一輛吉普車由長春開出，送我到工地去。在寬闊平坦的瀝青路上，車子像飛也似的奔馳着，兩旁的莊稼疾速地向後退去。忽然，車子轉了一個彎，又轉了一個彎——，來到坎坷不平的道路上。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巨大建築，也就展現在眼前。

這時候，我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員，突然看見燈塔一樣，精神馬上為之一振，恨不得一下飛過去。我興奮，我焦急，我想爭取一分一秒的

時間，赶快赶到这个為全國人民日夜關懷着的工地，跟建設第一汽車製造廠的人們生活在一起。可是，道路是这样坎坷不平，行車速度一下減低了許多。在这左搖右晃、前後顛簸的路上，我無可奈何地盯視着司機的臉。意思是說：你開快點，再快點吧……。

司機是個熱情非凡的年輕人。他一發覺我的盯視，就側轉臉來追問說：

“怎麼？你有什麼問題？”

這一問，反倒使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看看他那用力把着方向盤的兩手，看看他那直盯着前方的眼，我知道他已盡了他的最大努力，不好意思再來催促他。於是順嘴轉了一個彎，搭訕着說：“你在这裏工作好嗎？”

“那當然好。”小伙子毫不遲疑地回答着，还把他的上身稍許搖了搖，表現出洋洋自得和無限幸福的神氣。他的動作一下感染了我，使我不得不暫時放下對於汽車廠工地的想望，而先來問問他的底細。

司機原是从解放軍轉業下來的戰士。他活潑

愉快，又會體諒別人的心情。他不等我開口，便一面驅車前進，一面滔滔不絕地談起來。他說他的伙伴們，都把這裏當做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最前綫。因為第一汽車製造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中的重點工程，又是在毛主席親自命名、和黨中央直接關懷下開工建設的。

“一個人，一輩子能有幾個第一呀！”小伙子興致勃勃，又饒有風趣地談論着。“你想，來到這裏的人，誰能不感到滿身幸福，又滿身光榮呀！這是祖國的第一個汽車製造廠呀！”司機每逢說到“祖國”、“第一”一類的詞句，總是把他的嗓音加重、提高，還帶着幾分驕傲和十分親切的神情。他想了一下，又說：“我們開車的，就比別人的體會更深刻。從前，我們一直開着外國來的汽車，——就說我的師傅吧，他開了二十幾年汽車，什麼福特呀，雪佛萊呀，大車呀，轎車呀，……真是什麼車都經過了他的手，可從來沒有一輛‘中國造’。老師傅至今還記得，那些帝國主義分子是如何譏笑我們，說我們的國家是各國汽車牌號的展覽館。——多寒碜的名詞呵！可是現在不同

了，現在我們親手建設自己的汽車製造廠了。再過兩三年，人們就可以看見我們自己製造的汽車，在祖國的大地上奔跑。”

“當我們一到這裏，”司機停了一下，像是忽然記起一件遺忘了的事，又趕忙補充說，“聽說毛主席給它起名第一汽車製造廠的時候，我們就興奮地討論着，猜測着。有的說，有了第一，就得有第二；有的說，有了第二，緊接着就是第三……。說也奇怪，說到誰，誰就來啦！我們的猜測還沒有落地，第二汽車製造廠的實習幹部和技術人員，就噹隆噹隆地都來啦。你到工地看看就知道了，工地上有的一个科有五个科長，有的一个处有八个处長。那些科長，处長，除了一兩個是我們廠的以外，其餘都是實習的，都是準備建設二廠三廠的……。”

司機的話越說越興奮，我也越聽越入神。我想把他的話引到當前建設工程上，但是沒有成功。司機所關心的依然是出汽車的事。他說：

“建設工程嗎？這我可說不好。工程進行得非常快，真是一天一个樣。有時候，早上走過的

路，傍黑就成了下水道。真是沒法說。再說，我沒有親手填過一畝土，也沒有直接壘過一塊磚，說不好。不過，听別人說，汽車廠建成後，這裏是自動化，那裏是機械化，幾分鐘就出一輛汽車。還听說，第一輛汽車製成後，要先給毛主席獻禮！還要到天安門前參加遊行，跟首都的人民見面哩！”

說着，司機把他的身子向我這方面一靠，悄聲低語地像說什麼機密。“我們開車的都在暗中努力，為爭取駕駛第一汽車製造廠出產的第一輛汽車而奮鬥哩！”說到這裏，司機向我反問道：“你猜，當第一輛汽車通過天安門，全場的人們向它拍手歡呼，毛主席也向它招手微笑的時候，駕駛第一輛汽車的人是甚麼感覺吧？”

隨着汽車司機的美妙理想，吉普車的速度加快了，坎坷不平的路早已落在後頭。眼前出現了只有大城市才能看見的交通指揮台。一個交通警察，筆直地站在上面，指揮着來往穿行的車輛。當我們的吉普車趕到時，警察伸直他的兩臂，擋住來自東西兩面的車輛，讓我們的小車先過去。

吉普車穿过十字路口，向右侧一偏，停下了。
司机把头一揚：

“到了。”

這時候我才發現，我們已經來到了工地。

我跳下車來，像是站在了巨大森林的邊緣。那一排排的，高大瑰麗的廠房建築，前後看不到頭，左右望不到邊。我站在那裏左顧右盼，就像鄉下人初次進城一般。司機見我站着不動，就伸出頭來說：

“你不要着急，聯絡科馬上會派人來領你。”說罷，司機把他的方向盤一扭，車子“鳴”地一聲開走了。

“同志，你——？”司機給我談了許多話，但我始終沒有問問他的姓名，剛剛想起要問，車子却開過了交通指揮台，答話顯然已經來不及。

十字路口的繁忙景象，立刻引起了我的新的興趣。

那裝滿黃褐色泥土的載重卡車，一輛接着一輛，由東而西開了過來；載着建築材料的汽車大

隊，從西向東奔馳着；一出望不到盡頭的馬車，在卡車行進的間隙尋找着前進的機會；忽然，背後傳來軋軋作響的吼聲——，一輛活像坦克車的大東西，哼哼唧唧，耀武揚威地開了過來。寬闊的道路幾乎被它佔滿了，站在旁邊的人，感到天在動，地在搖。大東西走過的路上，揚起很厚很厚一層皮——，這是履帶式起重機，要到工作現場去……。

聯絡員來了，他叫祝雲高，今年二十二歲。他在中學的學業沒有期滿，就主動地來到建設祖國的光榮崗位。他的年紀不大，可已經經歷了好幾次建設工程。但是他說，只是到了第一汽車製造廠工地，他才真正懂得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意義。因為以前他所到過的那些工地，不是“擴建”，就是“改建”，而第一汽車製造廠是“從平地起家”，“一切從頭開始”。他指着眼前的交通指揮台，說：

“你看，以前的工地上，就沒有見過這東西。這是專為工地車輛設立的。這裏每一分鐘內都有車輛通過。這裏的交通警察，比東北任何一個城

市的警察都忙。”

祝雲高跟剛才那位汽車司機一樣：忠於自己的職務，對於祖國的建設事業懷抱着無限熱情。他對我講解汽車廠的建設過程，敘述各項建設工程中的先進經驗，也說到工程進行中的各種困難。一切好像都經過他自己的手一樣清楚。然而他最感興趣的是汽車廠的規模和工程的進度。

“我們的汽車廠建設得多快呀！去年，這裏還是一片野草齊胸的曠野。現在却是一座汽車製造廠的雛型。”祝雲高一邊說，一邊領着我穿過一個又一個的工場。“現在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，叫主場房工區。就是直接製造汽車零件和部件的地方，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十大場房。這十大場房當中的每一個工場，都相當於一般機器製造廠。像總裝配工場，從東門到西門將近一華里，要是把它當做會場或俱樂部，裏面可以容納八、九萬人哩！像輔助工場，它要生產製造汽車所用的上萬種的工具，實際上就是一個機器製造廠；像熱電站，它的發電能力和建設規模，都比一般中等城市的發電廠還多，還大，還好；……”

祝雲高揮舞着他的右臂，介紹着各項建築工程，熟練地打着比方。当我叫他概括地說說汽車廠的面貌時，他却謙虛地回答說：“這可不容易。你要這方面的材料，可到辦公室，找張主任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說：“想起來了，我這裏還有一張畫，不知道對你是否有用？”他一邊說，一邊把左手伸到口袋裏，把畫掏給了我。原來，這張畫是描述第一汽車製造廠的，畫上把建廠工程做了各種形象的對比。畫上說：

如果把今年建廠用的鋼鐵結構，鑄成口徑十五公厘的鐵管，然後把它接起來，那就可以從汽車廠的所在地一直接到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北冰洋。並且，可以同時把四大洋的水吸到工地上來。

如果把今年建廠用的混凝土，做成標準宿舍的樓梯，然後把它高高豎起，那它的高度就比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峯還高六十五倍。

如果把今年建廠用的磚，一塊一塊接起來，那就差不多可以繞地球一周。

如果把今年挖出去的土方，和回填進去的土

方裝在馬車上，然後把馬車一輛接一輛地排成隊，那就可以從東北的長春，一直排到上海市的黃浦江邊。

.....。

畫是經過藝術加工，真切動人的。画上說的是“今年的工程”。而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土木建設工程，去年已經進行了半年，明年還有一個相當時期的土木建設任務。如果把這三年當中的工程量加在一起，那又該是多大呢？

美麗的畫頁，引起了我的深思、默想。然而，當那位年青的女技術員陳琳——半年前，她還是重慶建築學院的學生——，把我帶到熱電站的頂端，俯瞰廠房全景的時候，我立刻感到真實的建築，比那張画上畫的美麗得多，也莊嚴得多。不知道是陳琳看穿了我的心意，還是她個人的真切感受，當我把那張畫悄悄裝進口袋裏的當兒，她立刻插嘴說：

“善於幻想的人，總以為夢是美麗的。可是在我們的眼前，現實比任何美麗的夢還要美麗。你看，這就是我們的汽車廠，年青人都把它比做理

想的美人哩！”陈琳的臉頰一紅，用她那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一下周圍的人，就含羞的低下頭。

現實的確是美的。在我們的眼前，是一望無際的晴空，只有頭頂的幾朵淡淡的白雲，在微微浮動，那綠禾如茵的大地上，出現了一幢幢朱紅色的巨大建築。在這中間，數萬男女在縱情的歌聲中奔忙，數不清的建築機械在來回轉動……。

陈琳把她的廠房平面圖捲成一根手杖，指點着遠遠近近的巨大建築，用她那親切動人的四川話，敘述了各項工程的作用和進度。

熱电站——，汽車廠的心臟，所有廠房中的最高建築，今年工程當中的重點，將來它要供电、供气、送暖。這裏的土木建設工程還沒有完結，嶄新的機器設備已經開始了安裝。單在這裏施工的，就有三個不同的建築公司和安裝公司。陈琳說：“眼前的任務很緊，担子很重，又是土木建築和机电安裝交叉進行。我們缺乏建築這種新型电站的經驗，又沒有交叉施工的鍛鍊，工程實在困難。但大家都有信心按時完成。”她說這話的時候，背後那面超額完成工程計劃的紅色獎旗，正

在迎風招展。

熱電站的前方，左邊是木工場，模型場，有色金屬場，鍛工場，總裝配工場和車身壓製工場。右邊是鑄工場，摩托工場和輔助工場。這些工場組成了一個最新式的“流水綫”，將要排列上成千上萬部的機器設備，和穿插其中的形形色色的輸送帶，一切鑄件、鍛件和壓延件……通過流水綫和輸送帶，集中到“總裝配車間”，裝成一輛一輛的大卡車。司機就可以坐到方向盤前，把卡車開到木工場——，陳琳把她的身子側向左邊，將她那根用圖紙捲成的手杖指着前方。“到那裏，安上車箱，汽車生產的最後一道工序完成了，汽車可以開到祖國的大地上奔跑去了。”她說着，笑着，好像汽車已經製成了。她那圖紙捲成的手杖，也就停在木工場上了……。

木工場的土木工程已經完成了。那朱紅色的牆壁上，塗抹着漂白色的檐邊。天青色的氣樓上，鑲着銀灰玻璃的鋼窗，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亮。遠遠看去，那莊嚴瑰麗的穹形大門，很像一座現代化的學校。初到這裏的人，誰也不敢相